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五

樓閣

古詩四首

律詩三十五首

越王樓歌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

朱曰太宗子越王貞也顯慶中為綿

州刺史創此樓顯慶中宗年號

孤城西北起高樓

詩西北

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碧瓦朱甍照城郭

趙曰神仙傳蔡少霞夢人記書新宮銘有云碧瓦鱗差沈

佺期詩紅日照朱甍

樓下長江百丈清

謝玄暉飛山頭落日半輪

明

朱曰謝靈運遠峯隱半規又日汝月照曜趙曰李太白言月曰我眉山月半輪秋二公各盡半輪之語矣君王舊

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西閣曝日

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

朱曰負暄以背向日也○晁曰列子揚朱篇宋國有田夫常衣

緇其質僅以過冬既春冬作自曝於日不知有廣廈澳室綿續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趙曰梁元帝纂要曰

冬曰玄英亦曰玄冬

羲和流德澤

蘇曰嵇紹貞謂友人曰荷穎頊愧羲和德澤之深友人大笑

倚薄

朱曰曹子建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歲不周倚薄見後注

毛髮具自和

肌膚潛沃若

朱曰沃若暖也如以湯沃然○趙曰上顛頊見禮記月令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猶得靜者便倚薄

附著之謂也

太陽信深仁衰氣歛有託歌傾煩注眼容易

收病脚流離木杪猿翩僊山顛鶴

朱曰敬祖連翩御飛鶴謝靈運仰看條上猿○

趙曰翩僊輕本兒

朋知苦聚散哀樂日已作即事會賦詩人生

忽如昨古來遭喪亂賢聖盡蕭索

朱曰自古喪亂之世聖賢不得其所故蕭

索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弱

師曰負暄多背也嗜好也義和日御也顛頊北帝也倚薄

謂陰氣迫人沃若暖兒敬祖謂展轉向日病脚藉暖氣煦之則易收猿鶴喜日和則流離布散翩僊軒奉人生貴隨時之宜不必傷



今不如古昔古來聖賢遭喪亂之世亦皆蕭索失所豈獨用乎何必憂世而至於心之弱也

水閣朝靈齋奉簡嚴雲安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長雲白朝日射芳甸

朱曰謝玄暉有雜英滿芳甸雨檻卧花叢風牀展書卷鈎簾宿鷺起

九藥流鶯囀呼婢取酒壺蘇曰陶徵詩壁上挂酒壺各來喚婢取對酒展鹿編朱黃加釋注王

粲見之吟調終日高聲曰今日空囊中得陶夫續兒誦文選

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見鄭曰數色角切

晚登灤上堂

故躋灤岸高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趙曰文選賦向北風而開襟

擊馬林花動雉堞粉似雲鄭曰堞徒協切城上垣也○堽符右按公羊傳五板而堽五堽而

雉百雉而城堞城堞馬面也文選鮑明遠山田麥無壠春氣

寺五

晚更生江流靜猶湧四序嬰我懷羣盜又相踵黎民

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朱曰時喪亂既久民困於賊後天子播

謨不得垂衣拱手不所思注東北深峽轉脩筮衰老自

成病郎官未為冗妻其望口只葛朱曰以世亂思得良臣如

有為於世而嘆其衰病也謝靈運詩欽聖若旦暮懷賢不復夢

周孔朱曰如周公孔子不可濟世數嚮時斯人各枯冢

朱曰老子所謂其人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趙曰以

昏蔽道路阻隔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師曰楚地有滾

以登眺故云頗免崖石擁雉堞矮墻也麥无龍言麥茂熟靜猶湧

言無風而波逆節指祿山之亂渴垂拱謂未收復京城所思注東

北甫以東北為寇所擾不能无憂思也深峽轉脩筮言困于楚峽

不開朝廷消息是以衰老自成病也郎官未為冗言不見用故思

得賢俊如呂望諸葛周公孔子之徒出為國家整頓奈何斯人骨

已朽矣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庶民惟星仰士惟月復歎楚蜀

數昏亂是以甫欲隨鳥翅奮飛而去也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漢之東郡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

入青徐州○王禹偁曰海岱青州又海岱及淮惟徐孤嶂秦碑

在嶧山與諸王刻石頌德李斯作文荒城曾殿餘宋曰王文考

序云恭王餘之所立遭漢中微未史及建從來多古意臨眺

獨躊躇師曰甫感時亂文風不振是以懷

東樓

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門宋曰晉漢有征西將軍官○趙曰泛言西征過北門義非

沙場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鬼宋曰一二云但添征樓角

寺五

凌風迥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趙曰

使與吐蕃和借使張

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能祖出楚辭思美人篇曰觀南人之變能一上

一回新天欲今朝兩山歸萬古春英雄餘事業白帝

鹿夫公自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猶擁蜀謂段

輸秦足多賦不是煩形勝深慙畏損神趙曰

白帝空祠廟述自號白帝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

子璋之徒未靖也○趙曰乃大曆元年崔旰之叛戰于梓州敗績舊注謂段子璋事乃在前年上元二年非是

憚煩此地之形勝而難上所

慙者以畏懼而損我之神耳

棟宇客徘徊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

洙曰述始為王莽傳江卒正更

始時起兵討宗成王岑之亂破之遂有蜀土

後人將酒肉

洙曰凡舟

人往來皆祠之

虛殿日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慙

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上白帝城

彥輔曰華陽國志先主征吳於夷道還薨於巴東治魚復縣公孫述更名白帝章武中改曰永安先主章

武元年屯白帝城遂為重鎮後主建興十五年中吳將全琮來攻不剋

城峻隨天壁

趙曰天然自立之石壁也○師曰天壁乃西方室壁之星言城之高與天壁相隨

樓高

更女牆

洙曰壁信泛江詩春江下白帝畫舸向黃牛錦纜回沙磧蘭橈避荻洲濕花隨水泛空巢逐樹流岸社多喬木

江流思夏后

洙曰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左傳劉子見河洛思禹功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

至憶襄王

洙曰宋玉風賦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颺然而至者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

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

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洙曰左太冲蜀都賦臨谷為塞因山為障峻阻勝圩長城豁險吞若巨防一人守隘方夫莫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後漢公孫述字子陽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述恃其地險眾附自立為蜀王都成都蜀北肥饒兵力精強遠方

士乘多歸之遂立為天子號成家皆蔡澤不遇而從唐宰相曰先生之壽促今以往者四十二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

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年足矣公孫述夢有人語之曰公子系十二為期

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祿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况十二年乎

白帝城樓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寒樓翠屏且晚對

洙曰天台賦搏壁立之翠屏注

石屏風如壁○蘇曰羊元居山當戶山峯奇秀每據筠床終日笑傲或偃卧看山客至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顏魯公名

其隱山為翠屏今人皆傳之嘗見人題詩曰萬古漸漸立翠屏昔年不枉占佳名

白谷會溪遊急急能

鳴鴈輕輕不下鷗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舟蘇曰唐劉洞庭

秋來搗袖欲熟酒賤魚肥吾漸放舟傲蕩君山湘川耳

白帝樓

漠漠虛無裏洙曰陸機街巷紛紛漠漠謝玄暉詩生煙紛漠漠連連睥睨侵鄭曰

詣下研計切。趙曰睥睨城上女牆也。侵則侵虛元之。裏言其高也。師曰崔豹古今詩女牆城上小牆言在大牆之上如女之於

夫也一名睥睨言於甍上睥睨人也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深臘破思端

綺洙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春歸待一金蘇曰王逸少

金濟貧兒今東縑何用也客皆掀髯逸少自若時懷去年梅柳

音還欲攪邊心洙曰詩祇攪我心。蘇曰宗壽春日出閨閣

弟妹天涯何日復得相聚惆悵久之

白帝城最高樓

辛五

五

城尖徑具洙曰一作翼旌旆秋獨立縹緲之飛樓洙曰海賦

峽坼雲霾龍虎睡江清日抱鼉鼉遊趙曰為張大之語

扶桑西枝封斷石洙曰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山海

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趙曰淮南子云日出於暘谷拂於扶桑扶桑在東故望見其向西之枝且與斷石相對也

弱水東影隨長流洙曰禹貢弱水既西又導弱水至於合黎

石在張掖北其水弱不能勝羽。趙曰蓬萊山下弱水也以弱水在東故言東影道書言蓬萊隔弱水三十万里不可到是也杖

藜歎世者誰子蘇曰黃晟曰子非杖藜歎世者也。慮泣血

迸空迴白頭

陪諸公上白帝城頭宴越公堂之作

洙曰越公揚素也有堂在城上畫像尚存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趙曰雲頽而下雨落于空皆有

垂之義 荒堦蔓草茅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坐接春

不盡氣心傷豔藥梢蘇曰左希登西樓曰豔藥傷客心和風吹薄袂 英靈如過隙

朱曰見身世 宴術願投膠朱曰古詩以漆投膠中○趙曰拍公孫述之英靈如過隙而逝云則今日

白駒催注 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宴術當願如以膠投漆結網縲之好也

城上

草蒲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茫茫

八駿隨天子朱曰王子午拾遺記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曰絕地翻羽奔宵超影踰輝超光騰霧挾翼

穆王神智遠謀使車轍跡周於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自服 羣臣從武皇朱曰見末在周王駕淹期武帝

巡注○趙曰漢武帝初幸汾陰至洛陽寢尋於泰山其所巡幸周方八千里羣臣之從可知矣 遙聞出巡守

早晚遍遐荒趙曰不敢言天子蒙塵姑以巡守微言之○師曰祿山亂玄宗出幸蜀蜀在巴之西昔周穆王漢武

帝皆出巡守以比玄宗之西幸也天子諱言出奔特云巡守亦若春秋書天王出狩于河陽是也

江陵節度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

官賦七字句同作

樓上炎天水雪生趙曰當炎天而樓上生冰雪則其高可知 高飛燕雀賀新

成朱曰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碧窻宿霧濛濛濕朱棋浮雲細細

輕修可曰晉羊球登西樓賦云畫棟浮細細之輕雲 杖鉞褰帷

瞻且美朱曰見杖鉞築壇開意旨注賈琮為異州刺史舊典傳車駕驟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

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投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 投壺散秩有

餘清朱曰祭尊投壺雅歌 自公多暇延叅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朱曰更亮鎮武昌佐吏乘月登樓不覺亮至將避之亮曰少住吾於此與不淺陶侃曰亮非獨風流兼有為政之術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趙曰言樓之所臨者高所望者遠矣

二儀清濁洙曰陽清為天陰濁為地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推轂

幾年唯鎮靜洙曰推吐回切馮唐傳推轂遣將曳裾終日

盛文儒洙曰鄒陽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白頭授簡焉能賦洙曰雪賦受簡於司馬大夫漢書登高能賦可為大夫

媿似相如為大夫得風字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

絕域長夏晚趙曰非吾鄉而在遠亦可用絕域矣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

北洙曰謂在大散之北也高祖入漢中令韓信燒絕棧道攻破大散散趙曰因宴南樓而望長安也張良說漢高祖燒絕棧道舊注以為為韓

鼓角滿洙曰一天東西地多雨名漏天屢食將

軍第洙曰第宅也夢符曰右按前漢霍去病為驃騎大將軍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无以家為也由此上益

重受之蘇曰吳罕羹乞食於將軍第宅俱蒙魚味仍騎御史驄洙曰見憲府舊乘驄食章公之宅騎章公之馬叙其恩禮之厚

本無丹竈術洙曰道家燒丹之事蘇

山且有丹竈術致乘風御氣之道真妄耶修可曰江文通別賦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德李道以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願鍊金鼎

那免白頭翁洙曰言无丹竈之術以延年也寇盜狂歌外形骸

痛飲中洙曰以酒自隱野雲低渡水簷雨細隨風出號江

城里趙曰夜傳號令此節度府之事也題詩蠟炬紅趙曰言宴中此身醒

復醉不擬哭途窮洙曰阮籍以酒自隱故得免當世之難常出不由徑遇途窮則慟哭而反公自言取籍之白隱於酒而不做其哭窮途也

趙曰趙曰

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能迥趙曰改席則自南樓改於臺上也留門月復光雲鬢遺暑

濕洙曰蒸熱濕也趙曰趙曰臺高矣如山谷進風涼老去一杯足洙曰賓之初誰憐屢舞長趙曰何須把官

燭似惱鬢毛蒼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鄭曰在岳州

今上岳陽樓

洙曰風土記曰陽羨縣東有太湖中有包山山

下有洞穴潛行地中无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脉。趙曰戰國策吳起對魏武侯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

吳

楚東南圻

趙曰吳與楚地相接此實道洞庭闊遠之狀

乾坤日夜浮

趙曰言在

其水日夜浮也語既高妙有力其言洞庭之光大過於此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蘇

孔及友人見訪問先生何之似指溪上孤舟曰有此足以養老病復何愁焉。趙曰此言於老病中尚賴有孤舟可以浮泛而生涯自如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洙曰老子戎馬生郊張景陽登臺詩遠望涕泗流

趙曰關山北則言在長安一帶也王仲宣登樓賦云馮軒盤以遠望向北風而開襟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晚晴禮加徐孺子

洙曰後漢徐孺子豫章南昌人

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孺不免之郡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擇來時設一榻去則懸之後卒有道。定功曰徐孺子

寺五

公自詩接謝宣城

洙曰謝眺字玄暉為宣城郡太守時之宣城也

流東北鷺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敢違漁父

問從此更南征

洙曰史記屈原傳令尹子蘭怒為原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王怒而遷之原至於江濱

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原曰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宋玉作招魂辭曰

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些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

得字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

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

檻峻背幽谷窳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

城擁朝來客

師曰言滿城擁送侍郎之來

天橫醉後參

師曰參西方之宿蜀在西以江

樓之高逼於參星

窮途衰謝音苦調短長吟此會共能幾諸

孫賢至今師曰杜使君乃甫宗人故云云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沉符

曰右按春秋左氏傳晉文謂舅犯曰所不能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遂沉璧于河。趙曰白河謂銀河也。師曰白河沉言天曙不現不勞閉戶坐待白河沉也。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朱曰招意高堂家字檻層軒劉公幹

詩涕泣灑衣裳。蘇曰孫康登高軒披襟不煩風扇而自生涼。杜曰春秋緯書高棟深宇。齊王踐從兄詩念別開曾軒。何邪。詩穆若。灑清風。脩然欲下陰山雪。朱曰范彦龍詩寒沙四面平飛雪。灑清風。陰山匈奴山名吐谷渾西附陰山其地四時常有冰雪雖六七月雨霰甚盛。趙曰今眼前初見夔地之山當初秋而脩然欲雪有類陰山此為可秋矣。

不去非無漢署香朱曰尚書郎漢置四人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各對欲使氣息芬芳。趙曰自殷其身滯留也署指書省署也。公官為工部。員外郎其在省也。自宜應有含香之制今以為客不去耳。絕

壁過雲開錦繡朱曰夔峽路有錦繡藟疎松隔水奏笙簧朱曰天籟是也

看君宜著王喬履朱曰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故復真賜還疑出尚方朱曰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故

有此語侍觀奏即真也後漢方術傳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卒羅張之但得一雙鳧焉乃詔尚書詠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前漢百官公卿表尚方主作禁器物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之器物也

交子彈琴邑宰日朱曰潘正叔謂河陽詩交生化單父子奇位東阿呂氏春秋曰交子賤治單父彈琴

終軍棄繻英妙時朱曰終軍傳年十八選為博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關

承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丈夫西遊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

憐賓客盡傾蓋朱曰鄒陽傳曰古語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

何處老翁來賦詩朱曰公自謂也傳鄭十子賦詩魏文帝曰已成老翁但未白頭楚江巫峽半雲雨朱曰宋玉高唐賦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隈朝為行云暮為行雨清簞踈簾看

弈碁

洙曰謝玄暉珍簾清夏室江淹賦夏簾清
兮晝不暮魏文帝書彈碁間設終以博弈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跡有但羈栖

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鞀洙曰石勒聞
鼓鞀之聲雙雙新鷺子依

舊已銜泥

洙曰謝玄暉詩風簾入雙鷺古詩田心為雙飛鷺街泥
巢君堂○師古曰甫言久客一身羈棲今日登樓所

見景物如此
不能无所感

天畔登樓眼隨春

洙曰一作風入故園

趙曰指洛陽也戰場今始

定移柳更

洙曰一作豈

能存

趙曰史朝義已滅戰場雖定而故
園舊所移柳更能存乎更疑辭也獸

蜀交遊冷

蘇曰寥岸迂居人問其故曰
獸此交能寒冷故有所適耳思吳勝事繁

歐曰
晉張

長嘯下荆門

定功曰表山松宜都山川記曰南崖有山名
荆門北崖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對有象門然

翰守官於洛及秋風起忽思吳葦菜鮪魚之興
遂弃官歸甫既賦蜀欲適吳楚故有思吳之句

登樓

趙曰此聞代宗
車駕長安之作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

洙曰

一作

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洙曰左太冲蜀都賦云夫蜀
都者擴雲關以為門包玉壘

而為宇玉壘山名也前水出焉在
成都西北岷山界蜀有銅梁玉壘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

寇盜莫相侵

洙曰時崔旰起兵於西山○趙曰吐蕃也言今
朝廷如此極終不改移尔吐蕃无用相侵也可

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

洙曰見武侯廟詩注
趙曰諸葛作梁甫吟

師曰蜀有銅梁玉壘二山錦江春色來天地言錦江春色鮮妍自
天地開闢以來有之非獨今也縱使玉壘古今英雄割據千變万

能如浮雲終亦歸中原總統也此二句諷崔旰反成都不能為朝
廷之害故下文云北極朝廷終不改昔諸葛亮佐先王圖收復功

未就而亮卒及後主即位祠祭亮廟嘆无人以為之助亮未達時
常耕于隴上作梁甫吟故甫因崔旰之亂傷朝廷无諸葛之才

題新津北橋樓

得郊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及春青柳檻前

池水觀為政朱曰登清而不撓

厨煙覺遠庖

朱曰言觀厨煙知其不親庖厨也

曰知其遠庖厨也

西川供客眼

朱曰一作遠

唯有此江郊

蘇曰向北曰郊

可喜故掛冠投老率兒立童操舟田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

朱曰謝靈運雪賦歲將暮時既昏鮑明遠鶴賦歲暉燦而催暮又窮陰殺節急景周

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

朱曰顏氏家訓問一夜何

故五更曰更歷也經也

三峽星河影動搖

修可曰西清詩話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

乃知塩味此說詩家秘藏也如子美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陵轆造化之工不知乃用故事也彌衡過漁陽慘

甘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搖動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故事豈有迹耶○余曰白斛明珠云七言之麗者杜子美此二句後寂

寥無野哭千家聞戰伐

朱曰夫子惡野哭者非其所而哭曰野哭夷歌幾

處起漁樵

朱曰蜀都賦曰陪以白狼夷歌成章卧龍躍馬終黃土

謂孔明也郭外有孔明廟躍馬謂公孫述也城上有人白帝祠此二人蜀之英雄言不免歸於土

人事音書漫

寂寥

朱曰一云人事音塵曰寂寥左太冲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

西閣二首

巫山小搖落

朱曰宋玉九辨草木搖落而變衰燕歌行草木搖落露為霜○趙曰楚也暖其搖落也小小而

已碧色見松林白鳥各相命

夢符曰右按王粲登樓賦鳥相鳴而舉習注大戴禮夏小

正之鳴也者相命也

孤雲無自心

朱曰陶淵明詠貧士万旅各有託孤雲獨無依

層軒俯江

壁

朱曰招龜高堂邃宇檻層軒此

要路亦高深

朱曰選先據要路津

朱紱猶紗

帽新詩近玉琴

趙曰朱紱則朝服而紗帽則隱者之中公官雖省郎而閑曠故云

功名不

早立衰疾謝知音哀世非王粲終然學越吟

朱曰王粲登樓

顯云莊馬顯而越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

朱曰謝玄暉詩既懼懷緣情復叶滄洲趣

不道含

香賤

洙曰尚書郎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謝欲使氣芬芳○田曰應劭漢官儀曰始柏帝時侍中乃存年老口臭上出雞

舌香與含之頗辛整不敢阻燕疑有過賜毒藥歸舍碎決家人哀泣不知其故僚友取其藥驗之無不嗤笑後尚書郎含雞舌香始

於其如鑷白休

鄭曰鑷昵輒切○田曰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令左右鑷白髮王問我誰耶答曰

太公羽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

經過調碧柳

趙曰通下句言秋時公詩又曰

清秋碧柳非是

蕭索倚朱樓再娶何時竟

洙曰謝靈運謂子尚

曰男娶女畢勅斷家事勿復相聞

消中得自由

趙曰相如

豪華看古往

趙曰庾信見游春人詩云金穴盛豪華崔嵬誤作豪華非是

服食寄冥搜

洙曰選服食求神仙古賦遠寄冥搜

詩盡人間興兼須入海求

趙曰方欲儘南下故有入海之語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城暗更籌響樓高雨雲微稍通綃幕霽

趙曰言天幕之色其薄如

綃遠帶玉繩稀

洙曰謝玄暉詩玉繩星名門鵲晨光起

洙曰一作

喜檣鳥宿處飛

師曰謝玄暉詩金波麗鳩鵲鳩鵲門名也故曰門鵲檣往帆木而鳥泊其上故子美公安

送李二十九詩又有檣鳥相背發之句過南岳入洞庭詩亦去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免也然子美發潭州詩又云檣燕語留人則

不特檣鳥而已故燕子來舟中作斷句云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鳩鵲又觀殿名

有意待人歸

蘇曰蘇絲野花溪草春風未齊應有音待遷人歸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山木抱雲稠寒空繞上頭雲崖纒變石風幔不依樓

社稷堪流涕

洙曰賈誼上疏陳政事可為流涕者二○蘇曰陳壽思社稷事使人真堪流涕

安危在

運籌

洙曰漢書運籌帷幄之中

看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

西閣夜

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

擊柝可憐子

洙曰魯擊柝聞於邾易重門擊柝

無衣何處村

洙曰詩無衣無褐時

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

朱曰謝靈運詩云林壑斂暝色鶴賦星翻漢迴曉月將落韓曰何遜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詩云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一鶴

鶴追飛盡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西閣雨望

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逕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

稍曰逕之所以添以水落而沙面出也菊蕊凄疎放松林駐

遠情滂沱朱檻濕朱曰詩彼萬慮倚簷楹朱曰沈休文詩夕鳥

傍簷飛趙曰簷邊之柱也傍倚簷楹有所思矣

不離西閣二首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朱曰陶潛詩心遠地自偏蘇

曰吳宿曰瀘南地僻蒸熱有瘴凡事自養慎醉飽臘近已含春失學從愚子無家

住朱曰一作老身朱曰傳何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朱曰一作

何人趙曰言西閣之意豈今我別乎莫定要留人也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朱曰一作石壁

斷空青田曰空青字詩人無敢使滄海先迎日銀河倒

列星平生孰勝事吁駭始初經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趙曰言不來宿者蓋疑匣琴

虛夜夜趙曰期之不來遂發手板自朝朝史使道敏善相

手板世說王子猷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別有爽氣趙曰手板笏也言嚴明府自持手板以入官府於朝朝也金吡

霜鍾徹花催蠟炬銷夢符曰右按山海經豐山之鍾霜降自

梁劉孝威燭詩浮光燭綺席凝滴汗垂花。趙曰以待嚴早鳧

江檻底雙影謾飄飄洙曰王喬鳧焉

草閣

草閣臨無地洙曰頃陀寺碑飛閣凌迤下臨無地柴扉永不閉洙曰范彦龍有客款柴扉

陶潛門雖設而常關魚龍迴夜水洙曰見木落魚龍夜注竊觀水落魚龍

矣。田曰正謬云此詩乃夔州所作舊注於下云龍豈可言秦之

淵故以秋星月動秋山趙曰漢武帝故事有星辰動搖之事

日為夜也初濕高雲薄未還泛舟慙小婦飄泊損紅顏洙曰一作

眺望

清五

十四

律詩九首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新添

北池雲水閣華館闢秋風獨鶴元依渚衰荷且映空

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楫分曹往金盤小徑通

萋萋露草瑱片片晚旗紅盃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

異方初豔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閑山思淹留戰伐功

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叅軍之洙曰作事歡娛到

薄躬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洙曰前漢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為中散大夫以數

稷之臣如汲黯近之矣廉頗出將頻洙曰史記廉頗趙之良將頻為趙將兵破齊魏直詞才不

世雄略動如神洙曰取汲黯之直言廉頗之雄略以美嚴公也**政簡移風速**洙曰

世家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民多歸齊故五月而報**詩**政成周公曰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清立意新余曰呂氏童蒙訓老杜詩云清詩立意新最是作詩人作計終後人又云文章切忌隨人後此自曾直見處也近世人學老杜多矣左規右矩不能稍出新意終成屋下架屋無所取長而卒與之合此為善學**層城臨媚**洙曰一作景絕域望餘

春洙曰層城高城也絕域遠**旗尾蛟龍會**洙曰龍為旂**樓**

頭驚鳥雀馴師曰言公之德及鳥獸也**地平江動蜀天開**樹浮秦趙曰

句張大城上**帝念深分閫**洙曰馮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韋昭曰此郭門之閫也門中樞曰閫**軍須遠筭**洙曰軍須師旅之費也

錢李旻曰縉絲也以貫錢出筭二十也**花羅封蛺蝶**蘇曰漢武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其縉貫而稅之

蛺蝶羅○師曰筭縉衰世之法公貢花**瑞錦送麒麟**洙曰麒麟瑞錦以應軍須與筭縉者遠矣

上絲繡也○蘇曰漢武日本國貢麒麟錦十端金**辭第輸高義**洙曰馬援

花眩人眼目○趙曰言嚴公之入貢不忘朝廷也**觀圖憶古人**洙曰馬援匈奴未滅無以家為由此上益重愛之

書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馬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趙曰言嚴公可與古人為**征南多興緒**事業閭相親晉杜預作征南將比當圖畫之

以為祖**出郭**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煙曠井上**洙曰蜀都賦家有鹽泉井○立

之曰遠煙**斜景雪峯西**洙曰雪山也○立**故國猶兵馬**洙

蓋者火鹽也**他鄉亦**洙曰一作**鼓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鳥

公長安**啼**趙曰公惑亂而與鳥俱啼其傷至矣

灤西寒望

水色含羣動洙曰陶潛詩朝光切太虛趙曰天台賦年

侵余曰一作終頻悵望洙曰陸機豫書行前路興遠一蕭疎

猿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隼隼塘春欲至定卜灤西居

洙曰灤水名管鄂縣江水橫通山谷處市人謂之灤○趙曰先在赤甲方移灤西也

曉望白帝城鹽山

徐步移班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洙曰一作遠

結飛樓日出清江洙曰一作塞望喧和散旅愁春城見松

雪洙曰顏延年詩始擬進歸舟洙曰謝玄暉詩

野望因過常少仙

野橋齊度馬秋望轉低哉竹覆青城合孫曰蜀多以竹

今云野橋齊可度馬江從灌口來洙曰青城山名灌口地名昔秦守李

村樵徑引管果果園開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鄭曰遞待禮切○趙曰遠水

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鶴

歸何晚昏鴉已滿林洙曰譏小人眾多也○蘇曰陸機晚立

林矣余疑子美先得後句就而補之○趙曰何遜詩昏鴉接翅歸

野望

金華山北洙曰一作南涪水西趙曰金華山涪仲冬風日始

淒淒山連越舊蟠三蜀鄭曰舊悉委切唐韻郡名十州志

西兩川及梁謂之三蜀○田曰左水散巴渝下五溪洙曰東

郡名也當南蠻之要李德裕鎮蜀日置屯以制蠻寇五溪屬交州

馬接征五溪蠻見上注○鄭曰巴渝二州十州志太清四年武陵

王於巴陵置楚州隋改為渝州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人啼射

洪春酒寒仍錄目極傷神誰為携洪曰射洪縣各屬梓州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洪曰按新史高道傳上皇還京復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弊于調度而西山三城列

戍適上疏論之不納。蘇曰西山雲嶺松州蕃界也。鄧禹三年成雪山經五十餘戰戰無不捷。趙曰善本依三城舊本作三年非

時吐蕃入寇南浦清江萬里橋洪曰見卜居詩注。趙曰公故須防戍也。

成都第海內風塵諸第隔天涯涕淚一身遥洪曰寇亂諸弟離散

獨公一人入蜀唯將逢暮供多病未有消埃答聖朝跨馬出

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亭榭

古詩三首

律詩八首

李五

十七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洪曰平邑人寒處士等在坐北海漢中壽縣也齊置北海唐屬青州李北海李邕也。鄭曰亭李之芳所作春秋戰國時並屬齊秦屬齊郡漢韓信伐齊至歷下乃此地也。漢文帝分置濟南景帝改為濟南郡唐復為齊州

趙曰後漢志中二千石皆皂蓋。趙曰邕為壽州太守京師為東故稱東藩則上林賦齊列為

東藩北渚凌清河洪曰一作青荷陸士衡詩永嘆遵北渚。趙曰屈原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漢輿

服志清河則指言濟河也。濟河謂之清濟故也。海右洪曰一作青荷陸士衡詩永嘆遵北渚。趙曰屈原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漢輿

濟南名士多洪曰後漢輿服志中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轡陸士衡詩永嘆遵北渚。趙曰屈原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漢輿

此亭古謝逸曰此亭乃李之芳所創居

北渚張平子南都賦青地亂北渚陸士龍詩北渚无河梁書濟南伏生。蘇曰吳帝儋十兩英豪密宅多出名士。尹曰後漢左雄上

言上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勅有宰序之宜。趙曰海在東而州在西則謂之海右宜矣。濟南則指齊州名士則

題注所謂邑人雲山已發興鄭曰吳去聲。汪革曰陶淵明

發興謂喜得炎暉之却也。玉佩仍當歌。蒼舒曰春秋左傳吳申

氏曰佩玉禁方余無所繫之百酒一盛方余與揭之父現之魏武帝短歌行對酒當歌。趙曰言既有雲山之清與又有三佩之人歌以侑飲取詩瓊瑤玉佩者也薛列左傳佩玉禁禁以為蓋乃是佩玉非玉佩。脩竹不受暑交流空

涌波師曰傍有脩竹清陰森爽了無暑蘊真蘊真極東京賦脩竹冬青陰池幽流。趙曰蘊真字江將如何蘊真越東京賦脩竹冬青陰池幽流。趙曰蘊真字江

將如何蘊真越東京賦脩竹冬青陰池幽流。趙曰蘊真字江

幽真幽真而酒筵將散也。師曰蘊真者謂此亭韜藏真趣俗士莫知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惟賢者遇此非常欣慝奈何與

未闌而日已西頽故嘆云云鄭曰重儲用切再也。趙曰文選有牽以物役此非特言當當之

官而各別又見公之不趨貴以為夸矣彼賤丈夫者其肯燭之未光分玉竿之餘歷而不知耻與公有間哉。師曰貴指言李北海

賤甫自謂也貴賤雖殊其為事物所役則一人生天地間勞形體疲精神歡會時少怨別時多恐此一會罷難與公再獲過此甫所悵惜也

登歷下古城負外新亭北海太守李邕作

朱曰本傳云李邕天寶初為汲郡北海二太守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司馬作此亭歷下齊州春秋戰國

並屬齊秦屬齊郡漢韓信伐齊至歷下即其地文帝分置濟南景帝改為濟南郡宋後周同隋初郡廢煬帝初置齊州大唐復為齊州或為臨淄郡復改為濟南郡

吾宗固神秀朱曰謝宣遠答靈運詩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胤公有譜系自言李杜同出故言吾宗也。夢

符曰右按此亭乃李之芳所構詩乃北海太守李邕為之芳作也注上言李杜同出其誤甚矣。趙曰題下公自注云李之芳出齊州

司馬製此亭今邕言吾宗蓋拍李之芳耳此景甚易曉體物寫謀長朱曰陸士衡文賦體物而瀏亮潘岳

西征賦摹寫舊豐製造新邑形制開古跡趙曰舊有此亭而之芳新之杜公前篇所謂海右此亭古也。

樂方鄭曰曾昨校切重也。趙曰謝靈運詩我我曾冰食。師曰曾冰者諸家多不曉其義殊不知重陰返寒之氣排煩

暑爽情思可以延引歡笑此其術也方術也太山雄地里巨壑眇雲莊朱曰陳江總鍾

銘舟移巨壑高興泊煩促朱曰張茂先答何邵詩煩促每有餘永懷清典常朱曰

詩維以不永懷易既有典常含弘知四大朱曰易卦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老

子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

亦出入見三光朱曰日月星為三光亦謂之三光天文也負郭喜粳

稻朱曰左太冲詠史詩陳平無產業歸來鬻負郭左太冲蜀都賦梗稻漠漠謝靈運會吟行彪池既梗稻趙曰蘇秦曰使

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變能佩六國相印乎安時歌吉祥朱曰莊子人間出篇吉祥止止趙曰莊子安

時慶順詩多有出處然公集中錄邕首唱之詩於此豈取其同法門耶師曰地理志此古城枕太山之麓極為雄壯又襟帶水

水巨壑即溪壑之接濟水者是也水氣在天為雲雲莊即雲氣也聚如壯然莊者藏聚之義也言襟帶之遠也上句有曾冰故下言

高與泊煩促謂陰涼之氣爽人故也典常言李之芳以常道化民風俗肅清大懷其惠永永不忘含弘者謂古城廣遠无所不包足

見其有四大之制太山高日月星辰送為隱見一出入皆獨高可以望而見之負郭者倚郭也黍粘曰稻穀者民之司命太守

者民之師帥太守登臨所以觀民風豈徒從事於游覽而已哉今觀負郭梗稻之稔足知為康樂之時吉祥兆于此故從而歌之也

亭對鵲湖

朱曰公自注亭對鵲湖趙曰李北海唱之於前而公和之於後

新亭結構罷朱曰左太冲招隱詩若穴無結構何平叔景福殿賦結構則脩梁彩制謝玄暉郡內高齋詩結構何

也見是隱見清湖陰朱曰謝惠連西陵遇風詩跡籍臺觀

舊鄭曰觀古玩切釋名曰觀於上觀望也趙曰此亭乃圖籍所載舊有臺觀之跡觀氣溟海岳深趙曰言東海太山之氣相與具接也

想自昔多輔曰陳祖孫登詠遺堞感至今朱曰遺堞城堞也鄭曰堞徒

斯哀絲朱曰一千古心蘇曰何敬祖聽陰子堅彈琴古人不見哀絲上寫出千古之意心田曰

補遺云枚叔七發天下之至悲趙曰言後之主稱壽尊客

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說云絲聲哀故云哀絲

朱曰張平子南都賦客賦醉言歸露未晞曹子建樂府詩主稱千

金壽賓奉万年酬彦輔曰史記武安君起為壽如傳曰上酒為壽

稱筵秩宴北朱曰一林朱曰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趙曰樹影

不阻蓬華興朱曰傳長虞贈何劭歸身蓬華廣華荆織門也

彦輔曰秩秩肅敬也曹不阻蓬華興朱曰傳長虞贈何劭歸身蓬華廣華荆織門也

禮部門王寶。趙曰：華音畢官韻注云：得兼。朱曰：一梁甫吟。

朱曰：陸士衡詩：齊僮梁甫吟。諸葛亮躬耕龍岡，好為梁甫吟。盛弘之：荊州記：郢城西七里有獨樂山，諸葛亮常登此山，作梁甫吟。

趙曰：諸葛亮登山作梁甫吟，蓋在野之一歌也。其詩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冢，冢田強古治。

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觀此則見公之深意矣。彦輔曰：劉向世琴賦，磨心蓬華之中，樂府有梁甫吟。李善注：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師曰：此詩乃甫和李白海之詩，然李公之詩何以得集于杜詩之內。

蓋謂李公唱之，甫和之，遂見其本末之由。故先編李公詩，而以甫詩繼于後也。新亭乃李之芳所創者，水南曰：陽水北曰：陰。清湖乃鵲湖也。按地理志：歷下亭居鵲湖之北，故云。隱見清湖陰，臺觀舊謂此城焉。太岳襟帶，滄海岳之氣，阻蒙然而深矣。李之芳疏鵲湖種圓荷，修飾雉堞，至今人感思之。如召公聽訟甘棠，下後世思之而不忘，以為勿剪勿伐，遺堞者，城上矮墻也。哀絲乃琴瑟之聲，哀怨此時俱謂諸賓客畢集于此，千古心謂歷下之城，發興非一代親，今感昔哀樂之情，一寫之琴瑟而已。主稱壽者，稱李也。言主人重客，故李篤為壽。北林謂此亭居鵲湖之北，林木森爽，筵設於此，尊卑之位，秩秩然有次序。蓬窻華戶，甫自言貧賤之居，諸葛其常作梁甫吟，梁甫吟者，山東之音也。凡人思鄉，各為本土之音。

杜甫西人也。今客山東，寧無思鄉之情。然對食當歌，必有所感。傷故云：不阻蓬華，與得兼。梁甫吟，意謂家不阻限東西，其與為如之。何猶得兼為梁甫之吟，不亦善乎。

滕王亭子

彦輔曰：在王臺觀內。王調露年中任閬中刺史。去一云：閬州王臺觀。滕王亭子，作王曾典此州。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朱曰：謝靈運詩：灑敬亭山詩：要欲追奇趣，即此凌丹梯。

春日鸞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朱曰：神仙傳：淮南王丹成，上昇雞犬。清江碧石傷心麗。麗曰：麗矣。而謂之傷心，則追感滕王之歿，空餘景在耳。

嫩蕊濃花滿日班，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鳥雀荒村暮雲霞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鄭曰吹千騎盡爲切

把霓旌洙曰高唐賦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又云蜺爲旌翠爲蓋梁孝王傳得賜天子旌旗千乘萬騎

章梓州水亭洙曰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韻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菱荷吏人橋外少蘇曰尹伯占爲州陽令好飲語

友人曰可同過橋飲彼處吏人少潘岳詩貪孟避吏人淮南王劉安秋水席邊多近屬淮王至洙曰

以此漢中王高門薊子過鄭曰薊居例切洙曰家家迎薊子訓有神異之術士大夫嚮慕之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座上常數百人今公詩句又以尊章梓州之能致異人矣荆州

愛山簡吾醉亦長歌洙曰山簡習地事以比章梓州也趙之池上置酒輒醉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每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酪酌無所知公言吾醉亦長歌則効童兒之爲歌矣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洙曰市井也江城孤照日山洙曰

一作谷遠含風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趙曰吐蕃猶

殘數行淚鄭曰行忍對百花叢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洙曰言臨高多發新雲

斷岳連臨大路洙曰路一作道蓮蓬望勿心天晴洙曰一宮

柳暗長春趙曰拍言長春宮也在同州朝邑縣皆華山所臨巢邊野雀羣欺鷲花

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洙曰野雀欺燕山蜂趁人皆感時而作故未有幽獨傷神趙曰舊注謂感時而作也此實道其事而以譏之爾蓋公以論房瑄不宜發帝怒而出之當時無嫉之者

重題鄭氏東亭洙曰在新安界○鮑

華亭入翠微洙曰釋名山未及上曰翠微見昭陵詩注○夢符曰右按爾雅釋山未及上曰翠微疏曰未及頂上

在辛坡隨之處名翠微一秋日亂清輝朱曰江文通詩秋日懸光輝謝靈運山水

含清崩石歌山樹清漣曳水衣薛曰右按詩河水清且漣

衣荇紫鱗衝岸躍何曰紫鱗魚也蒼隼護巢歸師曰隼以客游

甫所以傷其無家也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飛

泊松滋江亭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江湖深更白松竹遠還

一作青一柱全應近朱曰劉孝純詩云經過一柱觀高唐莫再經蘇曰

微下峽嘆曰馬唐艷頰莫願再經朱曰一外甘作老人星朱曰前漢天文志狼

星北地直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晉志老人一星在孤南。趙曰公將盡楚而往故云南

極外也

江亭

坦腹江亭暖朱曰王羲之東床坦腹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

在意俱遲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朱曰陶淵明賦故

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朱曰非猶排去也。蘇曰劉公幹曰

物感陽而各遂其性甫以故林歸未得以至憂悶殆不若夫欣欣之物邪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五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八